1. 我們一同踏上的旅程乃是要把黑暗置換為光明，無知置換為了知。你所了知之事絕不會使人恐懼。只有在黑暗與無知中，你才會感知到嚇人之事，並由此逃躲，進入更深的黑暗。然而，只有隱藏之物才會使你戰慄，不是基於它的本質，而是基於它的隱藏。隱晦之物令你戰慄，因為你不了解它的含義。否則，它就會變得清晰可見，而你也能從此脫離黑暗。沒有「隱藏的價值」這回事，因為隱藏之物無法被人共享，所以它的價值也無法為人所知。隱藏之物必然與人分離，而價值卻一向取決於共同的讚賞。隱藏了就無法被愛，因而必會受到恐懼。

2. 你內的靜謐之光即是聖靈的居所，那不過是徹底的開放，沒有什麼隱藏在那兒，因而也沒有什麼能使人恐懼。你若把攻擊帶往愛，而非向它隱藏，攻擊便一向會屈服於愛。沒有任何黑暗是愛的光明驅散不了的，除非你隱藏了它，不然愛的仁慈觸及它。任何事物一旦與愛分離，就共享不了它那療癒的力量，因為它被分離之後隱藏在了黑暗裏。黑暗的哨兵嚴密的監控它——是你無中生有造出了這些幻相的守衛，如今你卻怕他們。

3. 你仍想繼續把幻想出來的力量賦予那些怪異的安全觀念嗎？它們既非安全，亦非不安全。它們無法提供保護；但也無法攻擊。它們什麼也沒做，因為它們什麼也不是。黑暗與無知的守衛只會從它們那兒找尋恐懼，因為為它們隱藏之物確實令人恐懼。但你只需放下它們，那些令你恐懼之物就不再嚇人了。隱晦的保護一除，餘下的便只有愛的光明，因為只有這個才有意義，才能活在光明之中。其餘的一切則必會消失殆盡。

4. 死亡將屈服於生命，只因毀滅並不真實。無罪之光驅散了罪咎，因為二者一旦同置一處，一方帶來的真理必會使另一方的虛假顯得無比清晰可見。別把罪咎與無罪隔開，因為你雖以為自己可以同時擁有兩者，這卻是個妄念。你企圖隔開它們，但這只會將它們混淆在一起，從而丟失它們的意義。所以你也無法明白只有一方具有意義。另一方則完全不具任何意義。

5. 你把分裂視為了切斷自己與天父之交流的一種手段。聖靈則將其重新詮釋為重建未曾斷裂之物的一個方法，因你**已把**後者變得隱晦。你所營造的一切皆能為祂所用，服務於祂那無比神聖的目的。祂知道你並未與上主分離，但祂也在你心中感知到了不少令你這麼相信的理由。只有這些，祂會令其與你全數分離。你造出了抉擇的力量以取代自己的創造力，但祂會教你如何加以運用，以便對你有益。你造出它來，是為了將自己釘上十字架，因而你必須向祂學習，好將其運用於恢復的神聖目的。

6. 你的口中盡是黑暗與歪曲的象徵，但你並不了解自己造出的語言。它一點兒意義也沒有，因為它的目的不是交流，而是要破壞交流。語言的目的若是交流，這種說話的方式又有何意義？然而，即便是這種怪異而扭曲的努力——藉著不交流來交流——也蘊含了足夠的愛來為其賦予意義，只要詮釋它的那一位並非營造它的同一位。你造出它來，不過是為了表達衝突，而聖靈卻要將你由那兒釋放。將你願交流之物託付給祂吧。祂將會無比清晰的為你詮釋它的意義，因為祂明白你一向和誰處在完美交流的狀態。

7. 你並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，因而你也不明白別人對你說的話。但你那神聖的詮釋者卻在你的陌生語言裡感知到了意義。祂不會試圖交流無意義之事。但祂會把有意義的都分離出來，並丟棄其餘的部分，繼而將你的真實交流獻給真正願意與你交流的人。你仍同時使用兩種語言，這必會使人無法理解。然而，倘使一者毫無意義，而另一者傳達了全部的意義，那麼也只有後者足以實現交流的目的。前者則只會阻礙交流。

8. 聖靈的任務除了交流，再無其他。為此之故，祂必須徹底移除阻礙交流之物，以便恢復交流。為此，別向祂隱藏任何阻礙之源，祂絕不會攻擊你的前哨。反之，將他們帶到祂跟前，以便祂能溫柔地教會你，光明之下的他們既不可怖，也護守不了那黑暗的大門——門後被你悉心隱藏著的不過是一片虛無。我們必須打開每一扇門，以便光明得以傾瀉而入。上主的殿宇並無密室。它的大門一向敞開，等著迎接祂的聖子。任何人只要不關起門來，拒絕天父的迎接，就不可能抵達不了上主發出呼喚之處。